

二五 楊圻

一

楊圻，原名鑑堂，字雲史，別署野王，江蘇常熟人，光緒壬寅南元。蓋清代科制，鄉試分南北兩闈，北闈舉人第一名解元，例歸直隸省人，他省人，文章卽冠軍，亦列入第二名，稱之爲南元也。雲史天才橫溢，風流倜儻，有江南才子之目，固不僅以詩蜚聲海內耳。

二

雲史幼負才名，美姿容，慷慨有任俠風。年十七，娶相國李鴻章之女孫，二十一以秀才爲詹事府主簿，中南元後，擢郵傳部郎中。然雲史立志不在爲官而已，必欲有所建樹，以促國家之進步。時值鴉片戰爭以後，弱國外交，着着失敗，星嘉坡

爲南洋之重鎮，乃自請爲總領事，思聯合實業家有發展，而結果失敗，故不免有「百無一用是書生。」之嘆！

先是，爲秀才時，嘗遊廣陵，宴客于瘦西湖之平山堂，邂逅內庭伶人蔣擅青，述英法聯軍犯津京時宮廷內事，頗有杜少陵江南逢李龜年之概，爲賦「檀青引」，並以序，千餘言，悲哀艷麗，讀之者嘆爲江南獨步，至有譽爲少陵後一人者也。

三

辛亥鼎革後，雲史以弱冠從政，受恩遜清，遂退然無用世之意，而故里山水明秀，甲於江南，繼娶名媛徐霞容，美麗擅詩文，因大起樓閣，唱隨其中。會江西大都督陳光遠，雅慕其名，辟爲記室。光遠固俗夫，未足以知雲史，因事不諧，雲史乃簡辭光遠曰：「圻，東吳下士，將軍謬採虛聲，致之幕府，侍陪閭公之座，遂下陳蕃之榻。頗思盡其愚悃，有裨萬一，得山妻書謂：『園梅盛開，君胡不歸？』不禁他鄉之感，復動思婦之懷！清輝玉臂，未免有情，疏窻高影，亦復可念。清狂是

其素性，故態因之復萌。敢効季鷹烟波之請，乞徇林逋妻子之情，予以休暇，遂其山野，庶白雲在山，靚妝相對，此中歲月，亦足爲歡，則將軍之賜也。』光遠得書，知不可留，遣使致贖千金，及門而已渡江矣。

四

北洋軍人吳佩孚，方爲兩湖巡閱使，駐節宜昌，聞雲史去江西，乃以禮迎致之，授爲秘書長。佩孚固秀才，亦嗜文翰，奉雲史爲上賓，優禮有加，而雲史亦誠恪侍左右，故賓主之間殊相得也。

佩孚嘗贈聯云：『天下幾人學杜甫，一生知己是梅花。』又貽以詩云：『與君抵掌論英雄，煮酒青梅憶洛中。雪裏出關花入塞，至今詩句滿遼東。江東陸暢好風神，入洛吳儂拂戰塵，十四年來還本色，少年公子老詩人。』其推崇之至與友愛之篤，亦可概見。

民國十三年，直奉大戰爆發，雲史隨佩孚督師山海關，殫行其夫人徐，忽病歿

倉卒殮葬，因有『可憐九月十三夜，死別生離第一宵』之句，悲哀之音，傳誦一時，既抵山海關，時方大雪，嘗賦詩紀其事云：『盤馬彎弓首藉肥，金湯大好起戎機，雪花如掌陰山白，不照金檜照鐵衣，逐鹿中原舉國空，邊軍力盡更張弓，黃金白骨知多少，都在營州落照中，九合諸侯事惘然，三分猶得靖烽烟，江流不限南北競，門外津橋啼杜鵑，層台美酒飲千鍾，日落青歌欲盪胸。醉裏未忘關塞氣，玉人扶定看盧龍。』及馮玉祥倒戈，佩孚敗退。雲史亦有句紀事云：『昨夜盧龍城上月，五更猶照廢營來。』刻畫敗軍景氣，至今讀之，如歷其境，蓋悲壯淋漓，饒有唐人風味。

五

佩孚敗退川鄂邊境，駐師湖北之雞公山，部屬都散去，而雲史仍仗劍相從，風義之高，有足多焉。惟自悼亡後，情懷蕭瑟，偶遊漢口，結識風塵佳麗，垂老談情，韻事彌多。嘗有詩云：『年年落魄又今年，典盡春衣買醉眠，天末生涯差強意，

將軍厚我玉人憐，畫簾明瑟捲秋烟，淚滿金樽語滿弦，更盡一杯君莫笑，江山都在美人前。霸業荒荒已十年，行軍司馬鬢蒼然，當年橫槊臨江處，只在桃花流水邊。」

佩孚軍日益潰散，僅餘數百名衛隊，率以入川，久之亦不安於所處，乃折返北京，及中日大戰起。日人欲擁佩孚爲傀儡誓死以拒之，而憂傷以沒矣。雲史誄詞外，復輓以聯云：「本色是書生，未見太平難瞑目；大名垂宇宙，長留正氣在人間。」無一字及於私誼者風格彌高。

合肥段祺瑞，以抗戰軍興，避地上海，老病而死，雲史亦輓以聯云，「佛法得心通，知並世英雄，成敗一般皆畫餅；人間誰國手，數滿盤勝負，江山無限看殘棋。」以合肥禮佛嗜棋，故以此爲悼詞，而寄託時局，亦有無限之感慨。

六

賽金花者，江左之名妓，嘗充殿撰洪鈞使英德時之夫人，鈞死，仍侵舊業，艷名噪一時，好色之徒，莫不願問津也。樊樊山有前後彩雲曲，曾孟樸有「孽海花」

以傳其奇，惟渲染過甚，幾以賽金花爲神化之人物。雲史則爲文以紀之曰：『庚子拳匪作，七月聯軍入京師，兩宮西狩，時靈飛更名賽金花，方爲妓，有德軍入院醜擾，靈飛以德語善欺之，歸以告其酋瓦德西，瓦異而召與語悅之。……』並賦詩三絕以紀其事云：『寒日餘姿事可哀，畫圖省識趙陽台，爲君一掃齊東語，自有閒人憑吊來。庚辛板蕩痛天驕，凝碧池頭弦索高，一曲琵琶解胡語，烏珠軍令肅秋毫。京闕生塵萬戶空，婆心仗爾魯連風，宮中寶玉閨中秀，完璧都從皓齒功。』所紀雖簡略，堪稱信史。

七

雲史不惟才華艷發，詩文超凡，而其風格之高，亦非晚近士大夫所能及者。自從佩孚任秘書長，道義文字相敦者垂二十年。當佩孚威震海內時，亦淡泊自守，未嘗假勢以取顯位，及其敗潰，則患難與共，嘗賦詩以見志云：『涼秋辛酉歲，仗劍洛陽宮。東井人間聚，嵩高天下中。憐才必知己，從一貴能終。二十年來事，欲獻

白髮翁。』其較利盡交疏，朝秦暮楚之徒，不可同日而語也。

中原大戰時，雲史避地香港，賣文爲生。時寇讎方張，人心惶恐，故每與客談國事，則老淚縱橫，惟於抗戰前途，信心甚堅，曾扶病撰「攘夷頌」，凡百三十八句，附以序，都千言，畧云：「華夏神胄也，中土大器也，未有承運無本，功德不紀，而以鷄鳴狗盜奄有區宇者也。……夫以中國之人，據中國之位，如秦始、隋文、魏武、蕭梁，有此雄才大畧，不知愛民務德，則鼎析餽覆，大命立傾。爾乃輕浮躁妄，屠殺焚炸，妄蓄開疆闢土之謀，而爲殘殺淫掠之事，醜德惡性，暴露全球，君子於是知其微矣。……」典雅壯麗，不僅富有文學上之價值，實亦抗戰重要之文獻也。

雲史客港時，某大學女生殊色也。讀其詩文，雅慕敬之，乃以自媒，並附小照，雲史以年邁多病，復簡婉謝，未久，病卒，年六十有五，綜其一生，風流韻事，垂老不歇，而悉屬細行，無累大德，益見其卓犖不凡耳。遺著「江山萬里樓詩鈔」兩卷。自有千秋也。